

丛书主编 刘志权

泼墨一夜流萤
幻灭之景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

世界经典中篇坊

WORLD CLASSIC

传承文学传统
再塑文学精神

Fitzgerald

[美] 菲茨杰拉德 等 著
田志云 等 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拨墨一夜流萤

幻灭之景

〔美〕菲茨杰拉德等 著
田志云等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了不起的盖茨比 / (美)菲茨杰拉德
(Fitzgerald, F.S.)等著;田志云等译.—南京:江
苏文艺出版社,2014.1

(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)

ISBN 978-7-5399-6760-8

I. ①了… II. ①菲…②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1338 号

书 名	了不起的盖茨比
著 者	[美]菲茨杰拉德 等
译 者	田志云 等
责任编辑	黄孝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6760-8
定 价	29.5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 了不起的盖茨比
[美] 菲茨杰拉德 著 田志云 译
- 143 黄玫瑰
[匈牙利] 约卡伊·莫尔 著 李雁昆 译
- 235 美妇人
[英] 劳伦斯 著 冯少婉 译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[美] 菲茨杰拉德 著 田志云 译

若能博得她青睐,就把一顶金帽戴;
若能跳得还算高,就为她也跳一跳,
跳到她高呼:“情郎戴金帽,情郎跳得高,
一定要给你,我的情和爱!”

——托马斯·帕克·丹维里埃^①

^① 托马斯·帕克·丹维里埃:这是作者第一部小说《人间天堂》里的一个人物。

第一章

在我年纪轻轻、不谙世事的时候，父亲曾给过我的一句忠告，至今还萦绕在我心头，令我久久难以忘怀。

“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千万记住，世上并非所有的人，都有过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。”

他没有再说别的，不过我们之间的谈话向来都是寥寥数语便能心领神会。我知道，他的意思不止如此。因此，我渐渐养成了对人对事不妄加评论的习惯，许多性情古怪的人因此愿意对我敞开心扉，一些满腹牢骚的人也把我看做发泄的对象。而当这一特点在正常人身上出现的时候，很快便会被心态异常的人抓住不放。于是，上大学时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，因为我颇倾听了一些行踪隐秘的无名氏的伤心事。而这些隐私绝大多数都不是我刻意打听来的，而是他们自愿找上门来向我倾诉的。每当我意识到有人明显有打算向我吐露衷情的迹象时，我便故作睡态，或者表现得心不在焉、不耐烦。因为我知道年轻人在吐露心迹时，总是使用一些陈词滥调，同时又显得遮遮掩掩、吞吞吐吐。不妄下定论说来容易做起来难。现在我仍怕有所闪失，怕万一不慎忘了我反复牢记的父亲给我的那句忠告——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，不应等量齐观。

在对自己的宽容品德做了一番夸耀之后，我也必须承认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人的行为的基础可以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，也可以建立在湿软的沼泽中，而一旦越过了某一点，我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了。去年秋天，我从东部回来时，感觉我想要全世界变一个样，至少

都关注道德。我不想再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，也不想再享有窥探人们内心隐秘的荣幸了。唯有盖茨比——这个赋予本书书名的人，对我而言是个例外——盖茨比代表了令我鄙夷的一切事物。如果说人格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成功姿态，那么在他身上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东西，即他对生活前景的异常敏感，仿佛一台精密复杂的仪器，能够测出万里之外地震的发生。这种灵敏的品质与那种美其名曰“创造性气质”的可塑性——易受人影响的特性毫不相干。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好天赋，是一种富有浪漫气质的聪颖。我之前从未在其他任何人身上见到过，之后也不大可能会再见到了。不错，结果证明盖茨比总是正确的；对于人们一时的悲伤和短暂的欢乐，我失去了兴趣，吸引我的是吞噬了盖茨比的那些东西，是他梦想幻灭后随之而来的污泥浊水般的灰尘。

在中西部这座城市，我们卡拉韦一家祖孙三代都门第显赫，算得上是世家。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^①的后裔。不过我们族系的真正缔造者是我祖父的哥哥，他五十一岁时来到这里，雇人替他参加内战，自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。我父亲至今仍在从事这一行。

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，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——特别是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他的画像为证。一九一五年我毕业于纽黑文^②，时间刚好是父亲从那里毕业后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。不久，我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那次战争仿佛是古条顿人民大迁徙的翻版。我在反攻中兴奋不已，以致回来之后百无聊赖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中西部地区不像世界温馨的中心那样兴旺繁荣，倒像是宇宙边缘般破败凋零——于是，我决定去东部学做债券生意。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做债券生意，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。我的叔叔伯伯、姑姑阿姨们为此专门商量了一番，像是在为我挑选一所预备学校，最后他们表情严肃而迟疑地做出决定：“那么——就这样吧。”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生活费。然后又几经耽搁，最终于一九二二年的春天，我出发到东部去，当时自以为是一去不回了。

① 布克娄奇公爵：苏格兰贵族。

② 纽黑文：美国康涅狄克州港口城市，耶鲁大学所在地。

现实问题是得在城里找个住处，不过，当时正值温暖季节，加上我刚刚离开的是一个绿荫葱葱、草坪很大的地方，所以当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，请我和他一起在上下班往返的近郊区合租一套房子时，我认为是个好主意。他找到了房子，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木板房，月租八十美元。但在最后一刻，公司派他到华盛顿去，我只好独自一人住到市郊去了。我养了一条狗——它至少陪伴了好几天，然后就跑掉一去不返了——还买了一辆旧道奇车，雇了一个芬兰女佣为我铺床、做早饭。她在用电炉做饭时总是自言自语，念叨一些芬兰格言。

开始一些天我感到有点儿孤寂，直到一天早上，一个比我还晚来到这里的人在路边拦住了我。

“请问，到西埃格怎么走？”他无可奈何地问道。

我给他指了指路。当我再次赶路的时候，就不再感到孤单了，我成了向导、拓荒者，和原住民。他不经意间就授予我这一社区荣誉居民的称号。

随着阳光渐渐和煦明媚，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，犹如电影中快镜头播放的那样。我心中重新燃起一种熟悉的信念：生活随着夏天的到来又重新开始了。

首先，有很多书要读，同时，我也要从盎然春意的清新空气中汲取丰富的养料。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、信贷和证券等方面的书，这些红皮烫金的新书摆在书架上，像造币厂新印的钞票一样，准备向我揭开只为迈达斯^①、摩根^②和米赛纳斯^③所掌握的致富秘籍。此外，我还渴望阅读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，上大学时我就擅长写作——有一年我为《耶鲁新闻》撰写过一些内容严肃而文笔流畅的社论。现在，我打算把这些能力重新施展起来，再次做个“杂家”，一个“万事通”。仅通过一扇窗子去看待生活终究会成功得多——这不只是一个警句。

我居然在北美最为奇特的社区之一租到房子，这事儿纯属偶然。

① 迈达斯：希腊神话中的国王，曾祈求神赐予点石成金的法术。

② 摩根(1837—1913)：美国金融家、慈善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金融界巨头之一。

③ 米赛纳斯：古罗马大财主。

这个社区位于纽约正东方一个狭长的小岛上，一直延伸到纽约东部——在那里，除了其他自然景观，还形成了两个极不寻常的地貌。它们是一对椭圆形的岛屿，距市区有二十英里，中间由一个水湾隔开，末端伸向西半球最为风平浪静的一个海域——长岛大海湾。它们并非完美的椭圆形——更像是哥伦布故事中的鸡蛋，面向大海的一面被撞击成扁平状——但是它们的地貌实在是太像了，从空中飞过的海鸥一定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。而在没长翅膀的人看来，除了形状和大小相似之外，它们之间的其他方面都截然不同。

我住在西埃格^①，是——呃，两个小岛中不太时髦的那个，不过，这样来形容它们之间那奇特而毫不对立的反差是极为肤浅的。我住的房子在小岛的最顶端，距离海湾仅仅五十码，夹在两座每季度租金在一万二到一万五的豪宅之间。房子右边的那栋别墅，无论以怎样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宏伟——实际上它是仿造诺曼底的某座市政厅建造的，房子一侧有个塔楼，墙面上爬满了常春藤，看上去颇为时髦，还有一个大理石游泳池和占地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。这就是盖茨比的公寓。确切地讲，是一位姓盖茨比的先生住的公寓，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。相比之下，我自己住的房子显得很寒酸，但好在它很小，不碍眼，也就没有人注意。所以我能眺望海景，能看到邻居家的部分草坪，还能体会与百万富翁比邻而居的荣幸——这一切只需要每月付八十美元的租金。

水湾对面，东埃格岛上一座座白色宫殿般的豪宅映在水中流光溢彩，夺目耀人。这个夏天的故事正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，当时我开车去东埃格，到汤姆·布坎南夫妇家吃晚餐。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，而汤姆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。大战刚刚结束时，我在芝加哥他们那里待过两天。

黛西的丈夫在体育方面成就显著，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——可以说是闻名全国的球星。他属于这样一类人，在二十一岁时就在某一方面达到了顶峰位置，在此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他家境十分富有，早在大学时就被指责挥霍无度——现在，

① 英语为 egg(鸡蛋)，音译。

他离开芝加哥搬到东部的排场实在令人咋舌；比如，他居然从森林湖^①区的老家把专门打马球用的一队马匹全都运了过来。一位与我同时代的人竟能阔绰到这种地步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

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东部来。他们曾经在法国闲居过一年，后来四处游玩，居无定所，哪里聚居着打马球的富人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黛西在电话里说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了，对此我表示怀疑——我猜不透黛西的心思，但是我觉得汤姆会永远漂泊下去，心怀渴望，去追寻难得的橄榄球赛事带给他的刺激。

那是一个微风和煦的傍晚，我开车到东埃格去看望这两位我了解甚少的老朋友。他们的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豪华。那是一座能够俯瞰海湾的公寓，红白相间的色彩十分夺目，是英国乔治国王殖民统治时期的风格。草坪从海滩一直铺展到前门，长达四分之一英里，这草坪似乎在车旁奔跑，越过日晷，跨过铺了地砖的路道和鲜花盛开的花园——最后一直伸展到房子面前，化作碧绿的藤蔓沿着侧面的墙壁攀援而上，似乎奔跑的惯性给了它动力。房子正面是一排凸出的法式落地窗，此刻正反射着夕阳的金色余晖，敞开的窗扇让傍晚温暖的和风吹拂而进。汤姆·布坎南身着骑马装，两腿叉开站在正面门廊上。

他跟纽黑文时期相比变了很多。此时已三十来岁，头发稻黄，体格健壮，嘴角略带坚毅，态度傲慢。脸上两只锃亮傲慢的眼睛最为突出，给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。即使身着略带女人气的骑马装也掩饰不住他健壮魁梧的身躯。他的双脚似乎把锃亮的靴子撑得太鼓，连上面的鞋带都绷得紧紧的。他活动肩膀时，你能看到紧身衣里他那发达肌肉的牵动。这是一个力拔千钧的身躯，一个彪悍冷峻的身躯。

他讲话的声音粗暴沙哑，加深了他给人留下的那种暴虐乖戾的印象。他的声音带着一点长辈对晚辈的轻蔑，即使对他亲近的人讲话也是如此。在纽黑文上学时，有人就对他心存反感。

“不要以为我比你们更强壮，比你们更有男子汉气概，”他似乎在

^① 森林湖：城市名，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北部。

说，“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是定论。”上大学时，我们都是高年级学生联谊会的会员，尽管我们的关系算不上亲密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欣赏我，用他特有的粗鲁和一厢情愿的方式对我表示赞许，想博得我对他的好感。

我们在阳光照耀的门廊上聊了一会儿。

“我这个地方不错吧！”他说话时，眼睛不停地四下扫视。

他拉着我转过身，摊开一只宽大的手掌，指向面前的景色。一个低洼的意大利式花园，占地有半英亩大小，繁茂的玫瑰花散发着醉人的芬芳，还有一艘船头上翘的汽船随着波涛上下起伏。

“这房子原先是石油巨头德梅因的，”他再次把我转过身去，动作虽唐突，态度却还友善，“咱们进屋去吧。”

我们穿过一个高大的走廊，走进一个敞亮的玫瑰色大厅，两端都是设计精巧的法式落地窗。窗户敞开着，玻璃反射着阳光，窗外青翠欲滴的绿草仿佛要蔓延进屋子里来了。一阵微风穿堂而过，将一侧的窗帘吹得在屋子里飘荡起来，而另一侧的窗帘则飘出屋外，像白旗一样飞舞起来。扬起的窗帘扫向天花板上像婚礼用的糖花蛋糕似的装饰图案，接着又翻滚着落向葡萄酒色的地毯，在地毯上投下如同微风掠过海面时那样的阴影。

屋子里唯一固定不动的物体是一张硕大的长沙发，只见两个年轻女子飘然坐在上面，活像坐在一个被系牢的气球上。她们身穿白色衣裙，裙裾瑟瑟摆动，仿佛刚刚在屋子里飞舞了一圈回来。我准是站在那里好一会儿，倾听了一阵窗帘飞舞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发出的嘎吱声。后来，汤姆·布坎南砰地一声关上了后面的窗子，屋子里的风顿时停住了，窗帘、地毯，还有那两位年轻女子都缓缓地落了下来。

我未曾见过她们中年纪较轻的那位。她舒展着身子靠在沙发的一端，一动不动，下巴微微抬起，仿佛上面顶着什么东西，她要保持平衡生怕它掉下来。不知她是否瞥见了，只是她一点儿表示也没有——相反，眼前这一幕让我十分吃惊，我几乎要为自己进门惊扰低声表示道歉。

另一位女子是黛西，她稍微欠了欠身，试着想要站起来，脸上透露

出诚意——接着，她扑哧笑出了声，声音娇嗔迷人。我也笑了，迈开脚走进屋子。

“我高兴得都醉——醉倒了。”

她又笑了，好像自己说了一句十分俏皮的话。她牵着我的手不放，端详了我一阵儿，那神色仿佛在表示，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想见到的人。这正是她的迷人之处。她使了个眼色，轻声介绍说，那个用下巴平衡什么东西的人姓贝克。（我听人说，黛西轻声细语讲话，为的是让别人贴近她；不过，这种无端指责丝毫不能削弱她的魅力。）

贝克小姐的嘴唇总算动了动，朝我微微点点头，动作轻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，然后迅速把头往上一仰——她正在平衡的东西刚才显然稍有倾斜，让她惊骇不已。一句表示道歉的话再次涌到我嘴边。任何我行我素、特立独行的表现总会让我感到肃然起敬。

我回过头来看我的表妹。她开始用她惯用的细微而诱人的声音向我发问。声音抑扬顿挫，听者必须支起耳朵，全神贯注，好像每句话都是一组不会被重新弹奏的绝妙音符。她的面容幽怨可人，靓丽睿智，眼睛明亮有神，双唇带着迷人的热情。可是，让那些爱慕她的男人们难以忘怀的是她声音中散发的特殊的激情：一种歌唱般的渴求，一声轻柔的“听我说”，仿佛在许诺说她刚做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，而那快乐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。

我告诉她说，我来东部的途中在芝加哥逗留了一天，有好多人托我向她问好。

“他们想我吗？”她大声问道，欣喜若狂。

“全城一片荒凉，司机把所有汽车的左后轮都涂上了黑漆，以示哀悼。沿着城北的湖边^①整夜有哀声传来。”

“太动人了！咱们回去吧，汤姆！明天就走！”接着她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：“你应该看看我们的宝贝女儿。”

“我很乐意。”

^① 指美国芝加哥市，濒临密歇根湖，城北为富人聚居区。

“她正在睡觉。已经三岁了。你还从来没见过她吧？”

“从没见过。”

“那你可得见见她。她——”

汤姆·布坎南一直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这时，他停下来，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。

“你在做什么生意，尼克？”

“买卖证券。”

“跟谁？”

我告诉了他。

“从未听说过他们。”他直截了当地说。

这话使我感到难堪。

“你会听说的，”我简短地回道，“你在东部待下去，准会听说的。”

“噢，我会在这儿待下去的，不用担心，”他说着，先是看了黛西一眼，继而转向我，仿佛在提防什么似的，“要是我再搬到别处去住，准是个十足的傻瓜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！”贝克小姐这时插话道，她说得太突然，吓了我一跳——这是我进屋以来她说的第一句话。话一出口，显然她自己也和我一样感到吃惊，她连忙打了个哈欠，动作利索地站起身来。

“我身子都僵了，”她抱怨道，“我都不记得自己在沙发上躺了多久了。”

“别盯着我看，”黛西嗔道，“我整个下午都在劝你到纽约来。”

“不，谢谢，”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配餐室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，“我正刻苦锻炼呢。”

男主人望着她，不相信她的话。

“真的！”他一口把自己的那杯灌下喉咙，仿佛那酒只剩下杯底的一滴。“我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真正做成过什么事情。”

我望着贝克小姐，心里纳闷这“做成”是什么意思。我喜欢她的模样。她身材苗条，乳房娇小，上身笔直，两肩微微后张，像个军校里的学员。阳光照耀下，她眯起一双灰色的眼睛回望着我，迷人张扬的脸上表

现出彬彬有礼的好奇。此刻，我突然觉得之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至少见过她的照片。

“你住在西埃格，”她用不屑的口气说道，“我认识那边的一个人。”

“我一个人都不认识——”

“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。”

“盖茨比，”黛西问道，“哪个盖茨比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，佣人宣布开饭了。汤姆·布坎南不由分说用他粗壮有力的胳膊挟着我，走出屋子，好像在把一只棋子挪到另一个棋盘格子里似的。

两位年轻女子身材窈窕、姿态慵懒，相互搂着腰肢，先行走过让落日的余晖染成玫瑰色的门廊。风势渐弱，餐桌上点着四支蜡烛，烛光随风摇曳。

“干嘛点蜡烛？”黛西紧蹙眉头，表示反对。她用手指将蜡烛一个个弹灭。“再过两星期，就到了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了。”她又神采飞扬地望着大家，“你们是不是也常常盼望，等待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，可是却常常错过。反正我总是盼着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，结果却总是错过。”

“我们得做个计划才对。”贝克小姐打着哈欠，说着像上床般自然地在餐桌旁坐下。

“对，”黛西说，“我们计划做什么呢？”她一脸无奈地转向我，“人们一般计划做什么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只见她盯着自己纤细的手指，面露惊慌。

“哎哟，”她嚷道，“我受伤了。”

我们一齐望去——她的指关节有点发青。

“是你干的，汤姆，”她埋怨道，“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的确是你干的。活该我嫁了个粗野的男人，典型的四肢发达，又粗又笨……”

“我讨厌你说粗笨这样的字眼，”汤姆恼火地反驳道，“就是开玩笑也不行。”

“就是粗笨。”黛西不依不饶。

有时，黛西和贝克小姐一起又说又笑，不张扬，只是闲聊，引不起人们的注意。她们的谈吐就像她们穿的白裙以及她们的眼睛一样冷淡无奇，超然物外。她们只是坐在这儿应酬汤姆和我，尽量表现出礼貌和客套，彼此应酬和被应酬。她们知道晚餐不久便会结束，随后，夜晚也会在不经意中被打发掉。这和西部截然不同，在西部，人们总是在紧张忙碌着直到夜晚结束，惋惜和失意总是萦绕心头，忐忑不安中唯恐时光匆匆逝去。

“你让我觉得自己不够文明，黛西，”我一边坦白一边开始喝第二杯红葡萄酒，这酒带点软木塞气味，不过味道很美，“你就不能聊一些实际的东西吗？”

我说这话只是随便应酬，不料话题被接了过去。

“文明要完蛋了，”汤姆突然开口嚷道，“我近来对一切都感到绝望。有个叫戈达德的写了一本书叫《有色帝国的崛起》，你看过没有？”

“怎么啦，没看过。”我答道。他的腔调让我相当惊讶。

“哦，那是一本好书，人人都应该读一读。书中的观点认为，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，我们白种人将会……将会完全湮没。这有科学根据，是被证明了的。”

“汤姆变得越来越渊博了，”黛西说道，脸上露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忧伤，“他在阅读一些深奥的书籍，里面尽是一些长长的术语。刚才那个词是什么来着？”

“哼，这些书全都有科学根据，”汤姆坚持说道，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，“这人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占统治地位的白色人种必须保持警惕，否则其他种族就要控制一切了。”

“我们必须把他们打垮。”黛西低声说，目光望着一轮残阳。

“你们该住到加利福尼亚去……”贝克小姐才开口，汤姆就重重地移了一下椅子，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书中观点认为，我们都是北欧日耳曼人种。我是，你是，你也是，还有……”他犹豫一下，朝黛西点点头，算是把她也包括在内。黛西再次朝我眨巴了下眼睛。“……是我们创造了一切，进而构成了文明——

比如科学、艺术，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。你们明白吗？”

他那正经的模样中带着一种感伤的神情，仿佛他已经不满于往常自以为是的态度了。这时电话铃响了，管家从门廊走出去，黛西立即抓住这个间隙，朝我俯过身来。

“告诉你个家庭秘密吧，”黛西兴致盎然，小声说道，“是关于这位管家的鼻子。你想听听管家鼻子的故事吗？”

“我今晚来就是为了这个。”

“好吧，他以前可不是管家；他从前在纽约给一家人做餐具抛光工，那家人有一套足供二百来人使用的银餐具。他整天从早到晚抛光餐具，到后来，这活儿开始影响他的鼻子……”

“而且越来越严重。”贝克小姐插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越来越严重，到后来，他不得不辞掉那份工作。”

此时，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温柔而浪漫，投在她神采飞扬的脸上；她的声音迫使我俯身侧耳屏息聆听——接着，她脸上的余晖渐渐退去，每一束光线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，就像孩子们黄昏时离开充满欢乐的街道那样。

管家回来后，凑到汤姆的耳边低声说了点什么。汤姆听后皱起了眉头，把椅子挪开，一句话不说走进了屋子。他的离开使得黛西更活跃了，她再次俯过身来，声音婉转动听。

“尼克，我真高兴你能来我家吃饭，你让我联想到——联想到一朵玫瑰花。他绝对像一朵玫瑰花，是吧？”她转向贝克小姐寻求证实，“他像不像一朵玫瑰花？”

这毫无根据。我和玫瑰丝毫不搭界。虽然她只是在随意胡说，不过由于其中饱含深情，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一声声语带喘息、令人激动的话语之后，急切地准备向你袒露。接着，她猛地把餐巾往桌上一扔，道了声歉，走进了屋子。

贝克小姐和我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都故作正经。我正要开口说话时，只见她坐直身子，提高警惕，警告了一声“嘘”。屋子里激动的交谈声依稀可辨，贝克小姐侧身细听，毫无顾忌。那交谈声时而清